

杀手凯勒系列 01

杀手

〔美〕劳伦斯·布洛克 著 易萃雯 译

HIT MAN
Lawrence Block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理好行李，搭上飞机，飞越半个国家，然后杀掉一个从未谋面的人。干这档子事的人就是歹徒，没话好说。

《八百万种死法》作者

爱伦坡奖终身大师奖

英国推理作家协会钻石匕首奖得主

劳伦斯·布洛克
炉火纯青之作

HIT MAN
Lawrence Block

[美] 劳伦斯·布洛克 著
易华夏 译

杀手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杀手 / (美) 布洛克著; 易萃雯译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10.2

ISBN 978-7-5039-4125-2

I. 杀… II. ①布…②易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24004号

杀手

- | | |
|------|--|
| 作者 | [美]劳伦斯·布洛克 |
| 译者 | 易萃雯 |
| 责任编辑 | 毕 晔 |
| 装帧设计 | 巴斯光年workshop |
| 出版发行 | 文化艺术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|
| 网 址 | www.whyscbs.com |
| 电子邮箱 | whysbooks@263.net |
| 电 话 |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|
| 版 次 | 2010年6月第1版
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|
| 开 本 | 620×910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9 |
| 字 数 | 150千字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039-4125-2 |
| 定 价 | 25.00元 |

目 录

1 名叫士兵	001
2 马背上的凯勒	019
3 凯勒的心理治疗	047
4 遛狗浇花一手包	079
5 凯勒的宿命	101
6 凯勒英雄救美	129
7 凯勒的选择	157
8 凯勒进退两难	183
9 凯勒最后的避难所	207
10 退休的凯勒	241

1

名叫士兵

凯勒飞联合航空到波特兰。从肯尼迪机场到奥哈尔那段他看了本杂志，着陆时吃了午餐，从芝加哥到波特兰的直飞行程看了部电影。他从机上拎着手提行李下机时差一刻三点，然后他只需等一小时便可接上飞往玫瑰堡的班机。

不过等他看到飞机的大小时，他走向赫兹柜台告诉职员他想租几天车子。他让他们看了驾照和信用卡，于是他们便给了他一部里程表标记了三千两百英里的福特 Taurus 汽车。他没费事去把他从波特兰飞玫瑰堡的机票换回现金。

赫兹柜台的职员告诉他要怎么开上 5 号州际公路。凯勒把车瞄准正确方向，把时速定在超过限速三英里之处。其他所有人开得都比这要快几英里，不过他赶时间，而且他也不想引人细看他的驾照。也许不会有事，何必自找麻烦？

他从玫瑰堡第二个交流道出口开出去时天还亮着。他在道格拉斯旅店——斯蒂芬斯街最棒的西部旅馆——已经订了房间。他们安排他住在前屋一楼的房间，他要他们换到后屋往上走段楼梯的房间。

他拆开行李，冲了个澡。电话簿里有张玫瑰堡市中心的街道图，于是他研究一番，搞清了方位，然后撕下这图出门散步时带在身上。快印店只隔几个街区在杰克逊街上，离路口两个门面，位于一家烟草店和一家橱窗摆满结婚照的照相馆之间。快印店橱窗里的告示标明喜帖有特价，也许是要吸引来照相馆的新婚夫妇。

快印店打烊了，当然，正如烟草店、照相馆以及照相馆隔壁的信贷珠宝店还有——就凯勒所知——附近每家店一样。他没滞留多久。两个路口以外他找到一家墨西哥餐厅，看上去又脏又暗，想必很正宗。他在店前的贩卖机买了当地报纸，边吃鸡肉玉米卷饼边看报。吃食不错，而且便宜得可笑。如果这家店开在纽约的话，他想着，每样东西都会贵个三四倍，而且门前会排队。

女招待是个苗条的金发女郎，压根儿不是墨西哥人。她留了短发戴着老祖母眼镜长了暴牙，而且一只订婚戒就展示在恰当的那根手指上头，是单钻外加一颗小宝石。也许是她和她的未婚夫在那家珠宝店挑的，凯勒想着。也许隔壁的照相馆会拍他们的婚纱照。也许他们会找伯特·英格曼印喜帖。高质量印刷，合理价位，保证服务满意。

早上他回到快印店，透过橱窗往里看。一名棕发女子坐在灰色金属书桌后头，在打电话。一名穿衬衫的男子站在复印机旁。他戴了圆框玳瑁边眼镜，头发在蛋形头上剪得很短。他头发趋向稀疏，让他看上去显老，不过凯勒知道他只有三十八岁。

凯勒站在珠宝店前头，想像起女招待和她的未婚夫挑选戒指的情景。他们会来个互赠戒指的婚礼，当然，而且各自的戒指内面都会刻字，其他任何人永远看不到。他们会住公寓吗？住一阵子，他

决定说，直到他们攒足买首购屋的自备款。这是房屋中介用的广告词，凯勒喜欢。首购屋——可供练习的对象，直到你掌握其中诀窍。

到了下个街区一家小百货铺，他买了本没画线的拍纸簿和一支签字笔。他用掉四张纸才满意写出的结果。回到快印店，他把成果拿给棕发女人看。

“我的狗跑了，”他解释道，“我想印些传单贴在城里。”

寻狗启事，他以印刷体写着。有德国牧羊犬血统，名叫“士兵”。请致电 555-1904。

“希望你找得回来。”女人说。“是公狗吗？‘士兵’听上去像公的，不过上头没写。”

“是公的，”凯勒说，“也许我该讲清楚。”

“也许不重要。你打算悬赏吗？一般人通常会，有没有差别不知道。要是找着人家的狗，我可不在乎赏金。我只会想把狗狗送回。”

“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好，”凯勒说，“也许应该提赏金。我连想都没想过。”他掌心贴在桌上往前靠，俯看那张纸。“不晓得，”他说，“看上去不太专业，对吧？也许我应该请你排版印，要做就要做好。你觉得呢？”

“不晓得，”她说，“艾德？你来瞧瞧，好吗？”

架着玳瑁边眼镜的男人走过来，说他觉得手写的感觉最适合寻狗启事。“看上去更切身。”他说。“帮你排版没问题，不过我觉得目前这样的效果会更好。如果有人找到狗的话，我是说。”

“反正我看也不是什么国家大事，”凯勒说，“我太太跟这动物很亲，可能的话我希望找得回来，不过感觉是找不到了。对了，我名叫高登，爱尔·高登。”

“艾德·范德梅尔。这是我太太，贝蒂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凯勒说。“我想五十张应该够了。富富有余了，不过我就印五十份。要花很久时间吗？”

“马上办。要花三分钟左右，收费三块五。”

“真够快的。”凯勒说。他拔开签字笔的笔套。“我加上赏金数字就好。”

回到旅馆房间，他拨了个白原镇的号码。一名女子接听时他说：“桃儿，让我跟他讲话，好吧？”花了几分钟，然后他说：“对，我人到了。是他没错。他现在自称范德梅尔。他太太还是用原名贝蒂。”

白原镇的男人问他何时回来。“今天礼拜几？礼拜二？我订了礼拜五的班机，不过可能还要久些。没必要赶。我找到个吃饭的好地方，墨西哥餐馆，而且旅馆的电视有HBO。我看我会慢慢来，要做就要做好。英格曼哪儿也不会去。”

他在墨西哥小馆吃午餐。这回他点了综合餐，女招待问他要红辣酱还是青辣酱。

“看哪个比较辣。”他说。

也许拖车房屋吧，他想到。可以买辆便宜的，双倍大那种，对她和她那位会是很好的首购屋。要不或许他们最好还是买间双拼屋，一半分租出去，等他们准备好为自己买个更好的时候再租掉另一半。用不了多久你就搞上房地产，回收挺好，看着你的房地增值。她不用再伺候餐桌，而且没两下她老公也可以辞掉锯木厂的奴隶苦工，省得这行景气落到谷底时担心裁员。

你可真会扯，他想着。

下午他在城里四处闲晃。到了家枪械店，老板——一个叫麦莱瑞顿的男人——从墙上拿下几支来复枪和猎枪，让他摸摸感觉一下。墙上一个告示写着：枪支不杀人，除非你真瞄得准。凯勒和麦莱瑞顿谈起政治，还有社会经济。要探出他的立场、采取同样阵线可没多难。

“其实我打算买的，”凯勒说，“是手枪。”

“你想保护你的生命跟财产。”麦莱瑞顿说。

“就这主意。”

“还有你爱的人。”

“当然。”

他让这男人卖给他一把枪。当地规定得有个缓冲期。你选好枪，填张表格，四天以后就可以回来拿货。

“你是火暴脾气吗？”麦莱瑞顿问他。“你已经打定主意回家路上要把头探出车窗，招来一名州警吗？”

“看上去没多大可能。”

“那我可以教你一个把戏。咱们只需要把这表格的日期往前一挪，你的缓冲期就有了着落。依我看你这人不冲。”

“你挺会看人。”

男人咧嘴一笑。“干这行，”他说，“非得会看人。”

挺好的，这种大小的镇。爬上你的车开个十分钟你就已经到了远远的乡下。

凯勒把 Taurus 汽车停在路边，熄掉引擎，转下窗户。他从一个口袋掏出枪来，从另一个口袋掏出弹匣。这枪——麦莱瑞顿不断称它为武器——是 0.38cm 口径的左轮手枪，枪管两英寸长。麦莱瑞顿

很想卖他一把更重型、火力更强的。如果凯勒要的话，他搞不好会兴冲冲地卖他一管火箭炮。

凯勒把枪上满子弹走出车外。车旁约摸二十码外躺着个啤酒罐。他瞄准它，枪握在一只手里。几年前电视的警探节目开始有警察两手握枪射击，现在更是除此以外看不到别的——电视警察“嗖”地穿门而入旋身冲过转角，两手死僵地攥住枪，像消防管一样伸展在他们身体前方。凯勒觉得那看上去好蠢。他会很自觉——那样子握枪。

他猛压扳机，枪在他手里猛一动，差几英尺没打中啤酒罐。枪响回音好久。

他朝其他东西瞄准——瞄棵树、瞄朵花、瞄准拳头大小的石头。不过他没法强迫自己再发一枪，再以一声枪响打破寂静。有什么意义呢，何况？如果到时他用了枪，目标物肯定近得不会有误失。你凑近了，瞄准，射击。看在老天分上，这不是导弹科学，又不是神经外科。任谁都办得到。

他补了颗子弹到枪膛里，把枪放进车子的置物匣。他把其他子弹倒进手里，从路边往外走了几码，然后用投低飞球的手法丢掉子弹。他把空盒子扔掉，回到车内。

轻装上路，他想着。

回到城里，他开车经过快印店确定店还开着。然后循着他在地图上画好的路线，找到了樱草巷 1411 号——一栋位于城北边沿的荷兰殖民风格的房子。房子前修剪整齐的草坪绿得煞眼，而且从人行道引向前门的小路两旁各有一方玫瑰花圃。

旅馆有本小册子说玫瑰是当地特产。不过城的命名无关此花，而是因为一名早期的垦殖者艾伦·罗斯（译注：Rose，音译为罗斯，

意为玫瑰)。

他心想不知英格曼是否知道这个典故。

他绕过路口，把车停在英格曼住处对面隔两个门面的地方。“范德梅尔，爱德华。”电话住宅簿如此印道。凯勒觉得这个化名不寻常。他心想不知是英格曼自己选的，还是联邦调查局。也许是后者，他想。“这是你的新名字，”他们会告诉你：“这是你要去的地方，这是你要当的人。”这当中宰制的成分不知怎么非常吸引凯勒，就好像他们免除了你做决定的负担。这是你的新名字，这是已经写了你新名字的新驾照。你在你的新生活里喜欢烤马铃薯，你对蜂螫过敏，而且你最喜欢的颜色是钴蓝。

贝蒂·英格曼现在是贝蒂·范德梅尔。凯勒心想怎么她只换姓没换名。难道他们担心英格曼会讲错？难道他们认为他容易坏事，会在不恰当的時刻脱口说出“贝蒂”吗？要不也许纯属巧合或者只是他们太糊涂？

六点半左右英格曼夫妇收工回家。他们开了部有当地车牌的本田喜美掀背式房车。显然回家路上他们停过车购物。英格曼把车停在车道上，而他太太则从后头拿出杂货袋。然后他便把车停到车库跟着她走进屋。

凯勒看着灯光在屋里点亮，他待在原处没动。他开车回道格拉斯旅馆时天色开始转暗。

凯勒看了 HBO 一部讲一帮坏蛋来到德州小城抢银行的电影。坏蛋之一是女人，嫁给同个帮派的人又跟另一个有婚外情。凯勒觉得这是制造灾难的最佳处方。结尾有个拖长的大枪战，每个人都是慢动作死掉。

电影结束后他关上电视。他的眼睛被那叠英格曼帮他印好的传单吸引住。寻狗启事。请致电 555-1904。赏金。

超棒的看门狗，他想着。和小孩相处融洽。

他差不多直到中午才起床。他到墨西哥餐馆点了墨西哥蛋饼，浇上很多辣酱。女招待上菜以及后来她拿走他的空盘时，他都盯着她的两手看。小钻石闪闪发光。也许她和她老公最终会住到樱草巷，他想着。不会马上，当然，他们得先从双拼屋开始，不过他们可以以此为目标：屋顶斜得好怪的荷兰殖民风格的房子。屋顶名称到底叫什么？mansard（中译名称为双重倾斜屋顶）吗，或者这个字讲的是别的东西？叫 gambrel（中译名称为复折屋顶），也许？

他心想这些事情他也该学着点。看到字不晓得意思，看到房子可却没法儿恰当地描述。

去馆子的路上他买了份报纸，这会儿他翻到分类广告，浏览起房屋中介。房子好像很便宜。他还真可以在这儿花掉这礼拜工钱的两倍买下一栋低价屋。

有个没人知晓的保险箱，承租人的名字他从来没为其他目的使用过，而且里头的钱也足够他在这儿直接付现买下一栋好房子。

假如你能这么办的话。这年头大家对现金的态度还真奇怪，担心自己遭人利用去洗贩毒钱。

不过对他来说也没差别。他没打算住这里。女招待倒是可以住这里，买栋美美的有双重倾斜屋顶或复折屋顶的房子。

凯勒走进快印店时，英格曼正斜靠在他太太的书桌上。“怎么，你好啊。”他说。“走运找到士兵没？”

他记得名字，凯勒注意到。

“事实上，”他说，“狗儿是自己回来的。看来是想领赏。”

贝蒂·英格曼笑起来。

“瞧你们的传单多快见效，”他继续道，“我还没机会张贴，传单就把狗儿找回来了。不过总有用上的一天。兵仔脚容易发痒，说不准哪天又开溜。”

“只要它每次都能回家就好。”她说。

“我过来的原因是，”凯勒说，“城里我不熟，你们也许看出来，而我又要有笔生意要成交，会需要印刷，我在想咱们或许可以坐下来谈谈。有空喝杯咖啡吗？”

英格曼的眼睛在眼镜后头很难解读。“当然。”他说。“为什么不？”

他们走向转角，凯勒讲起今天天气挺好，英格曼除了同意之外没说什么。到了转角凯勒说：“呃，伯特，咱们该上哪儿喝咖啡去？”

英格曼猛个僵住。然后他说：“我早知道。”

“我晓得你早知道。我刚一走进店里就看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传单上的电话号码。昨晚我试过，他们从没听说过什么高登先生。”

“所以你是昨晚晓得的。当然你有可能是搞错号码了。”

英格曼摇摇头。“我不是凭记忆。我留了张传单直接看着上头拨号。没有高登先生也没有走失的狗。总之，我想我是在那之前就晓得了。我想我是在你一踏进店门时就晓得了。”

“咱们去喝那杯咖啡吧。”凯勒说。

他们走进一家叫彩虹馆的地方，在靠边一张桌子喝咖啡。英格

曼往他那杯加了糖精，搅拌的时间久到可以把大理石片都融掉。原先在东岸时他是会计师，帮凯勒打电话到白原镇找的男人工作。联邦调查局想援用组织犯罪法对付英格曼的老板，英格曼理所当然施压的对象。他其实并非罪犯，也没做什么坏事，不过他们跟他说除非他出面作证，否则难逃铁窗之灾。如果他乖乖听话，他们会给他新的名字，帮他搬到安全的地方。要不然，他也可以隔着格子网一个月跟他老婆讲一次话，而且有十年时间可以适应。

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他想知道。“华盛顿有人漏了口风？”

凯勒摇摇头。“说来诡异，”他说，“有人在街上看到你，认了出来，一路跟踪你回家。”

“在玫瑰堡这儿？”

“我看不是。约摸一个礼拜以前你在城外吧？”

“噢，老天，”英格曼说，“我们南下到旧金山度周末。”

“听起来没错。”

“我还以为挺安全。旧金山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这辈子从没去过。那是她生日，我们觉得再安全不过。那儿我压根连半个人都不认得。”

“有人认识你。”

“而且跟着我回这儿？”

“这我不清楚。也许他们记下你车牌，找人追踪记录。也许他们查过你旅馆的登记。有差别吗？”

“没差别。”

英格曼端起他的咖啡杯。凯勒说：“昨晚你就知道。你是保护计划的一员。不是有谁你可以打电话通知吗？”

“的确有个人。”英格曼说。他放下杯子。“也不是多了不起的

计划，”他说，“讲是可以讲得天花乱坠，不过实际操作起来缺失很多。”

“听说过。”凯勒道。

“总之，我没打电话。他们又能怎么样？就说他们派人监视我这儿吧，住屋连同快印店，而且逮着了。就算他们把你定了罪，对我又有啥好处？我们还是得搬，因为那个家伙会另外找人，对吧？”

“应该吧，我想。”

“呃，我不想再搬了。他们已经搬了我们三次，我连原因都搞不清。例行公事吧，我想，计划的一部分，头一两年他们会搬你几次。这儿是我们离开后头一个真正定下来的地方，而且快印店也开始赚钱了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我喜欢这里，喜欢这一行。我不想搬家。”

“这里似乎挺好。”

“的确，”英格曼说，“比我预期的好。”

“而且你不想再过会计师的日子？”

“永远不要，”英格曼说。“我受够了，真的。瞧我现在的下场。”

“你倒也不一定非帮恶棍做事不可。”

“你哪知道谁是恶棍谁不是？总之，老要看到旁人生意内幕的工作我不干。我宁可自己做个小生意，和我老婆并肩工作。我们的店就在街上，你可以透过橱窗瞧见我们。你需要文具，你需要名片，你需要发票，我都可以帮你印。”

“这行你是怎么学的？”

“我这是加盟店，采用统一的作业模式。任谁都可以在二十分钟里学到。”

“真有这回事？”

“是啊，没错。谁都行。”

凯勒喝了口咖啡。他问英格曼有没有跟他太太提起，回答说没有。“很好，”他说，“啥也别提。我只是这么个正在衡量投资风险的人，需要找名印刷商，你知道，总要做些安排免得资金周转不灵。而且我在女人面前谈生意会害臊，所以我俩才会偶尔出门喝咖啡。”

“你怎么说都行。”英格曼说。

被吓坏了的可怜虫，凯勒想着。他说：“瞧，我可不想伤害你，伯特。有这打算的话，咱们也不会在这儿讲话了。我会把枪抵住你的头，办完该办的事。你看到枪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问题是，我不说的话，他们会派别人来。我空手回去，他们会想知道原因。这会儿我得想个解决办法才行。你确定你不想逃？”

“不想。逃他个屁。”

“好极了，我会想出法子来，”凯勒说，“手头还有几天。我会想出点儿什么来。”

隔天早餐过后，凯勒开车去找他在报上看到登了广告的一个房屋中介商。一位年纪和贝蒂·英格曼差不多的女人接下他的案子带他看了三栋房子。全是平实型，不过看上去挺好也舒服，价格都在四到六万之间。

不管哪栋，他保险箱里的钱都付得起。

“这是你的厨房。”女人说。“这是你的半套卫浴。这是你的围篱院子。”

“我会再联络，”他告诉她，接过她的名片。“我有笔生意在谈，很多事都得看结果而定。”

隔天他和英格曼共进午餐。他们去了墨西哥馆，英格曼点什么都要很清淡。“记得吧，”他告诉凯勒：“我以前可是会计师。”

“你现在是印刷商，”凯勒说，“印刷商可以应付辣食。”

“眼下这个可不行，肠胃应付不来。”

他们各自喝了瓶墨西哥 Carta Blanca 啤酒佐餐。凯勒餐后又喝了一瓶。英格曼喝了杯咖啡。

“要是我的房子有个篱笆院子，”凯勒说，“我就可以养条狗不用担心它跑掉。”

“想来是可以。”英格曼说。

“小时候我有条狗，”凯勒说，“就那么一次，在十一二岁时，养了它两年。它名叫士兵。”

“我原先也纳闷着哪。”

“它没有牧羊犬血统。是个小东西，想来应该是哪种猎犬的混血种吧。”

“它跑掉了吗？”

“没，它被车撞了。它一看到车子就变白痴，会蹦跳着跑上街。司机也躲不开。”

“你怎么会给它取名士兵？”

“忘了。那天拟传单的时候，不晓得，我得写上名叫什么。当时我就只能想到类似小白小花和来福之类的名字。就像在旅馆登记簿签上约翰·史密斯的名字一样，你知道？然后我就想起来了。士兵。好几年没想到那只狗了。”

午餐过后英格曼回到店里，凯勒回汽车旅馆拿车。他开上买枪那天开的同一条路出城去。这回他多开几英里才停车熄掉引擎。